

喜妃传

XIFEI
ZHUAN

解语
著

酝酿数年/几度修润/最终成稿

《后宫·甄嬛传》后
读者最期待改编
影视的经典小说

团结出版社

正如树欲静而风不止，
唇离齿太近，情不可及，
命和运太远，爱不可及，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高人气千万点击
再创后宫新传奇

人气作家
解语
深情巨献

喜妃传

喜妃传

解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熹妃传. 2 / 解语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26-3097-0

I. ①熹… II. ①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0081 号

书 名 熹妃传. 2
作 者 解 语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唐立馨 赵真一
特约策划 狐 辰
特约编辑 狐 辰
封面设计 水 水
封面绘图 容 境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19.25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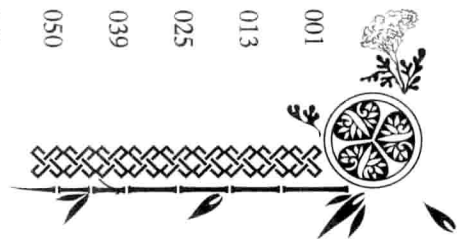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26-3097-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 目录 〕

第一章	禁足	001
第二章	爱恨难舍	013
第三章	偷龙转凤	025
第四章	始作俑者	039
第五章	喜事	050
第六章	挑拨	061
第七章	争执	069
第八章	异心	078
第九章	初识麝香	086
第十章	有所思	099
第十一章	佟佳·梨落	114
第十二章	天花	125
第十三章	赐死	136



第十四章 心结 149

第十五章 大雪 161

第十六章 离府 169

第十七章 风起云动 180

第十八章 心之所恨 201

第十九章 将计就计 212

第二十章 以谎乱真 233

第二十一章 豁然开朗 243

第二十二章 圆明园 249

第二十三章 畅春园 260

第二十四章 和硕霁月郡君 271

第二十五章 归来 278





第一章 禁足

刘婆子惶恐地道：“老婆子……老婆子实在没那么大的能耐，只怕……有负福晋所托。”说到此处她小心地看了李氏一眼，见她面色不豫忙又叩首，“非是老婆子不肯替福晋办事，实在是老婆子一人能耐有限，这孩子又非死物，若是中途哭叫起来必会让人发现。

李氏本已欲发怒，听得是她这般说脸色才好些，“这你放心，到时自有人会助你。我只问你一句，答应不答应？”

刘婆子跪在那里内心天人挣扎，到底该怎么回答才好，她万万不敢说出已有人叫自己杀死叶秀孩子的事，虽也许能在李福晋面前讨得活路，但她相信以那人的神通广大，不须几日便可教自己死无全尸！

怎么办？怎么办？刘婆子急得汗如雨下，眼见李氏渐有不耐烦之色，她干脆将心一横闭目道：“老婆子答应福晋就是。”不答应必死无疑，答应下来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她虽然已经一把年纪了，但还想多活两年，何况好不容易得了那一大笔银子，她可不想就这么带进棺材去。

李氏露出满意的笑容，朝晴容使使眼色，晴容立刻会意地从后堂端出一个托盘来，刘婆子一见那托盘上所放之物那双小眼睛立时睁得老大。并不是她见惯了的银子，而是黄澄澄的金子，那可比银子贵重多了，粗粗看着应该有几



十两之多。

李氏很明白恩威并施的道理，打一棒子给一甜枣才能让别人死心塌地地给自己办事。她努一努嘴道：“我也知道此事不易办，所以不会让你白白担风险，这里的金子，换成银子大概有三百两，算是我给你的定银，待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七百两，这一千两银子足够你舒舒服服过完下半辈子。”

“多谢福晋！多谢福晋！老婆子一定替福晋办成差使。”刘婆子眼也不眨地盯着端到自己面前的那盘金子，那张满是褶子的老脸上有掩饰不住的贪欲。尽管那位人物也给了她许多银子，但世上没有人会嫌银子太多。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做成这一笔，她立刻便带着银子离开京城，走得远远的，这样即便后面出什么事也牵连不到她。

刘婆子并不知道，不论是在李氏还是在那人心中，她都已经与死人画上了等号，注定无福享用那些银子。

之后的数日，皆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暖意融融，春意盎然，那些憋了一整个冬天的大小主子们皆走出房门到花园中走走，倒是热闹。

这日墨玉趁着天气好，领了水秀她们两个将净思居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凌若不愿去花园中凑那个热闹，便与温如言一道坐在院中的石桌前对弈。黑白棋子在尺许见方的棋盘上激烈厮杀，争夺着各自的地盘，一子追一子，互不相让。在她们头上便是盛开的樱花树，不时有轻软的花瓣随风落在棋盘上，为原本只有黑白二色的棋盘平添上一抹亮色。

“我听说灵汐近日常到你这里来？”温如言落下指尖的棋子问道。

凌若闻言微微一笑，打量着棋盘上的局势道：“灵汐喜欢这里的樱花树，加上又有伊兰在，所以偶尔会来，只是跟以前一样不爱说话。”

温如言点头从小碟中捻了粒花生在手中轻拈着，剥去附在花生外面的那层红衣，皱眉道：“灵汐落水那次虽说凶险了些，但已过去这么久，再可怕也该淡忘了才是，为何一直都是这般模样？”

“大夫说是心结，也许是她亲眼看到弘晖溺死在自己面前，所以才无法释怀。说起来，李福晋怀孕已有七个多月，若能平安熬过最后两月的话，便该足月了，到时不知灵汐会多一个弟弟还是妹妹。”

温如言抚一抚髻上的珍珠发笼淡淡道：“李氏自然希望是一个男孩，如此她便可以成为世子的额娘。”子凭母贵，即便叶氏生下的同为男孩又是长子，也不可能



与李氏的孩子相提并论。封世子，必是李氏之子，除非乌拉那拉氏能再生下嫡子，否则长幼有序，纵然年氏以后生下孩子也不可能越过李氏册封为世子。

“可惜生男生女由不得她来定。”凌若瞧了进进出出忙个不停的墨玉几人一眼，略有些失落，“其实男女又有何要紧，都是自己亲生骨肉，只要平安健康就好。”

温如言纤指点一点光洁如玉的下巴，脸上带了几分促狭的笑意道：“怎么？你这个丫头也开始想要孩子了？”

见自己心思被她戳穿，凌若面上顿时为之一红，撇过头道：“我哪有，姐姐再乱说我可就不理你了。”

“好吧好吧，我不说了。”温如言知道她脸皮薄，遂不再开她的玩笑，顿一顿又道：“不过能早些生也好，就如你之前劝我的话，恩宠抓不得一生一世，唯有子嗣才是咱们的依靠。话说回来，你承宠于王爷也有好一阵子了，怎么至今还没有动静，可有让徐太医让你瞧过？”

凌若闻言微微点头小声道：“瞧过了，徐太医说可能是我体质寒凉，兼之曾经大病一场，虽是好了，但总是亏虚了些，是以不易受孕，已经开了药在调理，应该不碍事。”

温如言闻言放了心，又专心棋局之上，夹杂着无尽落花的黑白棋子终是在半个时辰后分出了胜负，凌若取过绢子拭一拭手心的汗赧然道：“论棋艺，我始终不是姐姐的对手。”

温如言笑一笑正要说话，忽见李卫快步走进来至二人身前，打了个千儿小声道：“主子，奴才刚刚得知流云阁那位今儿个一早开始出现腹痛并见红，看样子要分娩了，这会儿嫡福晋已经赶过去了，并派人去通知了四王爷。”

凌若略有些惊诧，刚还在说起孩子之事，没想到叶氏就要生了，当下问道：“稳婆来了吗？”

“来了，是京里最有名的刘婆子，已经在流云阁候着了。”李卫打听得十分清楚。

温如言坐在细细洒落的浮光日影中慢慢抿着茶水，“终于是让叶秀熬到了头，是男是女很快便要见分晓了。”

凌若掸一掸月白撒花长裙起身道：“此胎若是女孩便罢，若是男孩……只怕往后府中有得热闹了。”



“咱们这府里又何曾少过热闹二字。”温如言摇摇头放下茶盏跟着起身，缓缓而言，“只要有女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争斗，为了地位，为了权势，为了男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不要被争斗所牵连。”

“我知道。”凌若笑一笑望向无垠的天际。世子也好，皇子也罢，她们的争斗与她无关。哪怕将来她有了孩子，也不会去争什么，她只想她的孩子能平安快乐地长大。

就在温如言离去后不久，李氏意外地来到了净思居，凌若忙将大腹便便的李氏迎了进去，待其坐下后方问道：“福晋怎么这时候过来了？听说叶福晋要生了，妾身还以为您会去那边呢。”

李氏抚着肚子含笑道：“原先是的，但嫡福晋说我是有身子的人不宜见红，须避忌着些，所以便让我回来了，经过附近时想起妹妹，便过来看看你，妹妹不会怪我唐突吧？”

“怎会，福晋来看妾身，妾身欢喜尚来不及呢。”凌若笑着接过墨玉沏好的茉莉花茶亲手奉与李氏，“福晋近日可还安好？”

“一切都好，就是这孩子老踢我，让我睡不得安生觉。”李氏接过凌若递来的茶，在揭开茶盏时，小指上的护甲不甚碰到茶水，漾开一圈圈水纹，她低头轻轻抿着，被茶盏遮挡住的唇畔含了一缕讳莫如深的笑容。

听闻那个还藏在肚子里的小东西竟然会动，凌若心像被什么东西触到变得极为柔软，连对李氏的戒心都少了几分，不自觉问道：“他在里面会动吗？”

“当然会动。”李氏笑一笑道，“妹妹没怀过孕所以不知道，从四个月开始，孩子就经常在里面动来动去，有时你睡了他还在那里动个不停呢，调皮得很。”

凌若欣然道：“都说男孩好动女孩好静，这孩子尚在腹中时就这般调皮，可见必是男孩无疑。”

“但愿如此，若能有儿有女，也算是一桩大事圆满了。”李氏如此说道，随即又与凌若说了许久的话，直至一盅茶喝完后才起身告辞。

见她要走，凌若暗松了一口气，自在清音阁吃了一次暗亏后，她现在最怕的就是与李氏及叶氏扯上关系，不是每一次都能那么幸运得到贵人相助的。

“妾身送您出去。”凌若扶起李氏，谁想还没来得及踏出净思居大门，李氏忽地脸色一变捧着肚子弯下腰，口中更发出痛苦的呻吟。

凌若见情况不对，忙问道：“福晋，您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突然觉得肚子好痛！晴容……晴容……”李氏紧紧皱着双眉，神情痛苦不堪，仿佛正忍着极大的痛楚，尽管凌若扶着身子还是不住往下滑，双腿全然无力支撑。

“奴婢在这里。”原本跟在后面的晴容听到李氏叫她，连忙上前自另一边扶住她，同时将手指搭在李氏腕间，刚一搭上立刻就便了颜色，脱口而出，“为何主子的脉象会有小产之征？”

“小产？！”李氏蓦然抬头，满脸震惊之色，双手紧紧攥住晴容的手，“为什么？为什么好端端会有小产之征？为何？！”

晴容也慌了神，“奴婢也不知道，主子来这里的时候还好端端的，而来了后也只是喝了杯茶而已……”说到这里她忽地想起什么，愤愤地指着凌若，“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在茶中下药！”

“我没有！”凌若连忙摇头，想替自己撇清，但心却在不住往下沉，她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若没有，我家主子好端端的怎会腹痛不止，更出现小产之征？之前就只有喝过你端来的茶，钮祜禄氏你竟然敢谋害皇嗣，好狠毒的心肠！”晴容惊怒交加，声音尖利若夜枭。

墨玉闻言连忙替自家主子辩解道：“那茶是奴婢亲手沏的，除了茉莉花叶之外，再不曾有过任何东西，你们莫要冤枉我家主子。”

“你是她奴才，自是帮着她说话。”晴容冷冷瞥了她一眼，起身迅速取来李氏原先喝过的茶盏，那里还剩下一些茶水，她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愤然抬起头怒喝道：“还敢说没有下药，这茶里明明有红花的成分。”

李氏强捺了痛楚抬起头，望着面如死灰的凌若道：“妹妹，你为何要这样做？我自问不曾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何要这样容不下我的孩子？”

“我没有。”声音涩涩的像从喉间挤出来，除了这句苍白到极点的话凌若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她不知道为什么茶里会有红花，但她相信绝不可能是墨玉所为，何况整个净思居根本没有红花。

李氏眼中有深深的痛楚与失望，“王爷那么疼你，待你如珠如宝，可你竟然狠得下心肠谋害他未出世的孩子，简直毒如蛇蝎！”

凌若还没来得及说话，一直强忍痛苦的李氏突然大叫一声，望着高耸的肚子有无尽的恐惧在眼中，“有东西流出来，是不是血，晴容？是不是血啊！”



晴容闻言连忙去看李氏的裙子，发现那里果然湿了一片，但没有任何殷红之色，清透的仿佛如净水一般，但晴容的心情反而更沉重，“不是血，是羊水。”

一旦出现羊水便表示胎膜已破，孩子不可能再保住，只能设法分娩，可是李氏的胎儿才七个月多一些，生下来存活的机会并不大，且拖得越久越有危险。

情况危急，容不得晴容多想，她一边让跟来的小唐子去通知嫡福晋，一边叫过几个小厮道：“你们几个快跟我抬福晋回玲珑阁。”说到此处她狠狠剜了凌若一眼，“我定会将此事告之王爷与嫡福晋，让你得到应有的报应。”

“等一下。”见他们抬了呻吟不止的李氏要走，凌若忙要追上去，不想花盆底鞋踩到了裙摆，身子顿时失了重心往前跌去，在慌乱中，她的手不慎碰触到李氏的腹部。

“你做什么？”有惊惶在李氏脸上进现，原先痛得连话都说不出她竟然大力挥开凌若的手。

虽然只是一瞬间的碰触，但凌若还是察觉到了不对劲，李氏的腹部竟然柔软如棉花一般，她虽然不曾怀过孕，却也知道怀孕的人腹部必定坚硬紧实，不可能这般柔若无物，除非……

凌若目光骤然一亮，牢牢落在因她之前的碰触而略有慌色的李氏身上，含了一缕冷笑道：“福晋可真是好算计！”

李氏闻言瞳孔微微一缩，示意不相关的人退下，待只剩下她们几人后她敛了适才的慌乱缓缓站起身漠然道：“想不到这样都会被你发现，真是让人意外。”此时的她哪里还有一丝痛苦之色。

“不是意外，是天意。”凌若厌恶地望着她道，“我万万想不到，福晋你竟然胆敢假意怀孕，还意欲……”意欲什么，凌若忽地停住了声音，因为她想到了一件更可怕百倍的事。李氏假意怀孕，却在尚只有七个余月的时候欲借她手早产，而此时恰是叶秀分娩的时候，这时机未免凑得太巧，难道……

她霍地抬眼，死死盯住眸意冰冷的李氏一字一句道：“你要夺叶氏之子为己子？”

“能这么快猜到我的用意，你比我想象的更聪明。”她笑，眸中的冷意却愈加深重，“但越聪明我就越讨厌！”尖锐的金护甲轻轻划过凌若细嫩无瑕的脸庞，

“更何况你还长了这么美的一张脸，虽出身不高却可以将王爷迷得团团转，甚至还带你入宫，你说，我怎么容得下你？”



阳光拂落一身锦绣，然凌若却感受不到一丝一毫暖意，唯有从心底迸现的刺骨寒意，令她犹如置身冰窖。眼前这个女人太过可怕，可以想见，借自己之手早产不过是她计划中的一步，早在叶秀怀孕那时，她便已步步为营算到了今日。

李氏对自己的拉拢也只是幌子，从最开始她就容不得自己，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只是寻不到机会所以才忍耐至今。

她后退，避开游移在脸颊上的冰凉，目光灼灼地望向李氏，“幸好上天有眼，让我洞悉了你的奸计。”

“你想去告诉王爷？”李氏嫣然一笑，抚着裙上的百结流苏无丝毫急切焦灼之色，“此事被揭穿我固然难逃问责，但是徐太医呢，你想过他没有？他身为太医，替我诊脉数月却未曾发现我并无身孕，你觉得他可以安然脱身吗？”

凌若心中一紧。诚然，若此事捅出去，容远第一个脱不了干系，然于面上却不肯露了分毫怯意，淡然道：“徐太医的死活与我何干，福晋愿意拖人垫背，尽管拖就是了。”

李氏扶了晴容的手一步一步走到她面前，鍍金缠丝步摇垂下的珠络在颊边轻轻摇动，耀眼夺目，“钮祜禄·凌若，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徐太医为什么放弃祖传药铺入宫为太医，个中缘由你比我更清楚，你与徐太医的那些纠葛我也已经派人查得一清二楚。今日你若敢将我供出去一个字，我保证徐太医会被当作同谋死得很惨！你真忍心看他因你而失了性命吗？”

“你！”凌若没想到她居然连此事都知道了，且还如此无耻地拿容远性命来威胁自己，恨得几乎要呕出血来，可是心中却充满了无力感，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博弈，揭穿假孕一事固然能除去李氏，但同样会连累容远无辜丧命，容远待她情深意重，她怎忍心累他性命不保！

外面忽地响起仓促纷乱的脚步声，李氏知必是适才小唐子去请的嫡福晋等人到了，为免被发现异常，她赶紧重新躺在地上，最后警告了矛盾到极点的凌若一句：“徐太医的命就在你手中，你可要仔细想清楚。”

乌拉那拉氏一得知李氏出了事顾不得多问立时匆匆赶来，刚踏进便看到李氏躺在地上不住呻吟，晴容在一旁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而凌若则怔怔站在那里，整个人仿佛失了魂魄一般。

“快将我的肩舆抬过来。”乌拉那拉氏赶紧吩咐一声上前扶住李氏，忧心如焚，“妹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端端的因何会小产？”



晴容装出一脸悲愤的样子指了指凌若厉声道：“是她，是她在茶中下红花加害主子！”

“凌福晋？”乌拉那拉氏愕然，满脸不可置信之色，她不相信凌若会做出这种事来，但在晴容信誓旦旦指称茶中有红花时亦起了惊疑之色，问道，“当真是你吗？”

“我……”凌若想替自己辩解，可一想到容远，所有的声音都化为乌有，她已经有负容远，不能再害了他。

这样的沉默看在乌拉那拉氏眼中却成了心虚，对晴容的话更相信了几分，在命人将疼痛难忍的李氏扶上肩舆后，她看了一眼凌若，带了深切的失望摇头道：“你怎的这样糊涂，唉！”

在他们走后，墨玉扶住摇摇欲坠的凌若小声道：“主子，咱们该怎么办？”徐太医待主子的情意他们做下人的都看在眼里，知道主子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为自己而害徐太医失去性命的。

“我也不知道。”凌若无力地摇摇头，她要保容远就必定会坐实下药谋害皇嗣的罪名，到时胤禛不会信她，而她所拥有的一切也都会化为虚无，连性命都未必保得住。好狠，李氏这一招好狠，令她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胤禛……胤禛会愿意相信她吗？此时此刻，凌若唯有将最后一线希望系在胤禛身上，希望与自己朝夕相对的他能够相信她的为人。

这样想着，眉心却渐渐滋生出一股凉意来……以胤禛那样多疑的性子会在众口一致的情况下相信自己的清白吗？她没有信心！

等待永远是最煎熬难耐的，时间一点一滴过去，终于在日影西斜、晚霞漫天的时分，等来了胤禛的召见，是狗儿来传的话，他没有多说什么，凌若只在其眼中看到了一丝深切的悲悯。

“孩子生下来了吗？”在去含元居的路上她这样问。

“生下来了。”走在前面的狗儿脚步微微一顿，“叶福晋生了个小格格，可刚刚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听说是因为生的时间太长导致小格格在里面窒息。叶福晋知道后很伤心，一直以泪洗面，连四爷都劝不住。”不论叶秀是出于什么原因想要这个孩子，总是十月怀胎从自己肚子里钻出来的，血脉相连，而今就这么去了怎会不伤心？

“相比之下，倒是李福晋幸运许多，虽然早产两月，但孩子却活了下来，是个



男孩，徐太医说一切都好。”狗儿的话令凌若诧异莫名，叶秀之子已经死了，李氏何来另一个孩子冒充自己孩子？且还是个男孩。

她不解，然含元居却是到了，胤禛与乌拉那拉氏一道坐在上首，年氏亦在。看到随狗儿进来的凌若，一直强忍怒意的胤禛抄起手边的茶盏狠狠掼在凌若面前，大声呵斥道：“说！为何要做此恶毒之事？！”

迸碎的瓷片带着犹有热意的茶水四处飞溅，有一片尖锐的瓷片划过了凌若垂在身侧的手臂，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有殷红的鲜血渗出，她恍若未觉，只呆呆地望着胤禛神色凄凉道：“妾身没有下药！”

“若不是你下的药，月如怎会早产，你的茶里又怎会有红花？幸好月如母子平安，否则你就是死一千次一万次都不够偿还你的罪孽！”胤禛眸底有深切的愤怒与失望，恨意，让他失了理智。

他是那样宠爱凌若，认为她与一般女子不同，所以他也给予了其他人所没有的恩宠，可现实却狠狠掴了他一个巴掌，自己一直宠爱信任的女子原来是个毒如蛇蝎的毒妇，这让他情何以堪？！

“请王爷暂息雷霆之怒。”乌拉那拉氏小声劝慰了一句后看向凌若，未语先叹，“自你入府以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懂分寸知进退的人，所以视你如亲姐妹，没想到你竟会这般糊涂去谋害王爷的子嗣？那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啊，你怎么能狠得下心肠？”

“她有什么狠不下的？”年氏眉心有着森寒的冷意在涌动，抚着缀在袖间的珠子道，“表面上装着楚楚可怜，实则满腹害人的心思，王爷与嫡福晋可还记得清音阁那次，虽最后证明是小四下的药，但小四并不知道主使者是谁，也就是钮祜禄氏同样有嫌疑，说不定这根本是她自编自演的一出戏。”

原本早已淡忘的事经她这么一提顿时再度清晰无比，亦令胤禛本就阴沉的脸色愈见可怖，双手重重一拍座椅扶手，起身大步走到凌若面前，紧紧捏住她的下颌大声道：“我自问一直以来待你不薄，你为何要这样回报于我？为何？”

他的手极用力，下颌像是要被捏碎一般的痛，他恨，恨她背叛了他的信任，恨她心如蛇蝎！

“我没有。”胤禛失望，她又何尝不失望，相处一年有余，可是他对她的信任却这般薄弱，从头到尾他甚至没问过这事究竟是不是她做的，只是不断地责问她为何要这么做。



“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她的否认令他更加愤怒，指上的力道不自觉又加了几分，指节格格作响，痛得凌若说不出话来。但身上再怎么痛也比不得心里的痛。闭目，有苦涩的眼泪落下，滑过脸颊滴在他的手背，那样的烫，令胤禛不自觉松开了手，怦然后退，直至年氏扶住他。

“人证物证俱在，你纵是再抵赖也无用。”年氏冷然道，眼底有无尽的快意，“谋害皇嗣，按律当废其位份，圈禁宗人府一世！来人，给我剥去她的锦服押往宗人府！”她掌雍郡王府一切事宜，自有这份权力。乌拉那拉氏踌躇了一下终是没有说话，她虽心有不忍，但这是凌若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

年氏话音刚落，立时就有两名凶神恶煞的守卫冲进来一左一右想要抓住凌若，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抿唇不语的胤禛突然道：“你后悔吗？”于她，他始终有所不忍。圈禁宗人府一世，那是比死更痛苦的刑罚，即使活着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凌若怔怔地望着他，停住的泪又一次落下，像连绵的雨珠，她知道胤禛对自己有不忍，有怜惜，唯独没有信任。她忽地笑了，挥开守卫的手一步步走到胤禛面前，带着无比凄然的笑容轻声道：“四爷你口口声声说我辜负了您的信任，可是你呢，你扪心自问当真信任过我吗？”不待胤禛回答她已经摇头，“没有，一点都没有啊，从始至终你根本不曾真正信任过我。敢问四爷一句，若今时今日站在这里的人是纳兰湄儿，你还会这样质问怀疑她吗？”

“住嘴！”胤禛蓦然抬头，有难掩的惊怒在里面，“不许你提湄儿的名字！何况湄儿也不会如你这般做出丧心病狂的事。”

“为什么不许提！”她大叫，压抑了许久的委屈与悲伤终于在这一刻悉数爆发出来，“你守了她十余年，爱了她十余年，可是她呢，她给了你什么？！你告诉我，她给了你什么？”泪落不止，有无尽的悲伤在蔓延，不只是在替自己悲哀更是在替胤禛悲哀。

“我的事不用你管！”胤禛额头青筋暴起突突直跳，显然他的忍耐已经快到极限了。纳兰湄儿是他的一块逆鳞，从不许人触及，可凌若现在却一而再再而三触及这块逆鳞，手几次意欲扬起，皆生生忍了下来。

“胤禛！”于泪眼朦胧中她第一次唤他的名，没有恐惧与害怕，只有深深的悲恸，“你可知你在户部废寝忘食追讨欠银的那些时日，她说你什么？说你刻薄无情啊！胤禛，你用尽一切守候了十余年的女子对你只有刻薄无情这四个字，她根本不曾真正了解过你，可是你宁愿相信她也不愿相信我是无辜的。这就是你所谓的信任



吗？胤禛！”

“大胆！”乌拉那拉氏眉心倏地一跳露出少见的厉色，“钮祜禄氏，你怎敢直呼王爷名讳，是想罪上加罪吗？”

“冥顽不灵！”胤禛眉心突突直跳，自牙缝中迸出这四个字，最后一丝不忍亦随之化为了乌有，这个女人做错了事还死不悔改，根本不值得他怜惜。

“在那里磨磨蹭蹭地做什么，还不快将她押下去。”年氏唯恐胤禛改变主意，连忙催促了守卫将人押出去。

“且慢！”有人匆匆奔了进来，正是温如言，她面色潮红气喘吁吁，发钗亦略有些凌乱，想必是一路奔来所致，只见她跪在胤禛面前哀然道，“王爷，能否听妾身一言！”

胤禛尚未发话，年氏已冷笑道：“温格格，我知你与钮祜禄氏私交甚好，但眼下她犯的可是谋害皇嗣的大罪，且人证物证俱在，难道你还想替她求情不成？”

“妾身不敢。”温如言低一低头道，“妾身只是想说此事尚有些疑点不明，还请王爷和两位福晋能慎重考虑，以免冤枉了无辜。”

年氏柳眉一挑还待再说，胤禛已抬手阻止道：“让她说下去。”

见胤禛肯听，温如言心中一喜，连忙理了思绪道：“妾身认为钮祜禄氏若真有心对李福晋不利的话，何苦要等到李福晋怀孕七月时分才动手，此时孩子已经渐熟，即便下药滑胎，孩子也有很大可能平安活下来，此为其一；其二，谋害皇嗣乃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必当万分小心隐蔽，怎会有人笨到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茶里下药，这样岂非太过明显，只要稍有头脑就不会做此蠢事。”

“也许钮祜禄氏就是因为久久寻不到机会动手，一急之下才出此下策呢？”年氏睨了若有所思的胤禛一眼冷声反驳。

温如言不理睬于她，只是望着胤禛，她清楚知道凌若的生死祸福皆在眼前这个男人的一念之间，“再说，王爷当真认为您所宠信的钮祜禄氏是一个会争宠夺爱下毒谋害皇嗣的人吗？”

这一句话令胤禛为之动摇，是啊，与凌若相处的那些时日，她给自己的感觉一直很舒服很淡然，从不见她去争夺什么，哪怕有什么受了委屈也能顾全大局，这样的人当真会狠毒至斯吗？

这一刻胤禛也在心里问自己，他寻不到答案，是以脸上矛盾之色愈见浓重。

“知人知面不知心，莫说只是相处了这些日子，纵是十数年相处下来也未必见